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衛星傳播在國際關係上的功能、負功能與爭議

doi:10.30390/ISC.199506_34(6).0006

問題與研究, 34(6), 1995

Wenti Yu Yanjiu, 34(6), 1995

作者/Author：黃西玲

頁數/Page：73-8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1995/06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6_34\(6\).0006](http://dx.doi.org/10.30390/ISC.199506_34(6).0006)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衛星傳播在國際關係上的功能、負功能與爭議

黃西玲

(世界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一、前言——衛星傳播縮短了國際關係的距離

國際關係是研究全世界人類互動情形，嘗試解釋一切超越國界的政治活動的學問，傳統上，國際關係的分析仍多著重於國家的政府之間的政治關係、主權的維護、軍事安全、經濟利益的互動、國際秩序的建立…等，以及其它國際間相互依存的遊戲規則上。然而，近半世紀以來，國際關係上出現了許多超越主流研究、政治、經濟、軍事、外交之外的新議題，例如：環保問題、能源問題、人權問題、人口流動問題、電訊傳播與交流問題、訊息主權 (Information sovereignty) 問題。^①

這些新的議題共同的特徵是：全人類面臨共同的命運，問題的解決必須快速、直接，民族與人種之間的價值觀念、生活型式…上的差異都將隨著「地球村」^②的到來而減低，逐漸化歸一統。史坦佛大學的學者科瑞斯尼 (Krasner)^③曾指出：「世界基本上的改變致使人類脫離了過去的歷史的框架。」

在現代的國際關係的進行中靠的是快速的資料傳遞和直接的溝通方式。在過去幾年中，科學與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應用，已為全球人類建立了「天涯若比鄰」的模式，例如廣播、電視、電影、傳真、電腦等的應用，已構成全球人類密切的連繫，而其中衛星傳播更是近世紀以來改變全球人類關係的最重要的工具，它不但代表一種人類新的溝通方式和訊息的交換技術，它也將國際關係發展到外太空的使用活動上去。

不容否認的科學與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應用為國際關係建立了新的機會和方式，但是也相對的帶來了國際間的新問題與爭議。本研究即是希望能對衛星傳播在國際關係上的功能、負功能，以及至目前為止尚無法解決的爭議做扼要的研析與討論。

二、國際衛星組織的功能與現況

註① Marden, Parker; Dennis Hodgson; and Terry McCoy; *Population in the Global Arena, Actors, Values, Policies and Futures*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82).

註②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1964). 在此書中他提出世界由於電訊傳播而使舊有的社會、種族、國界的藩籬都將破除，人類將由於全球傳播的網路而成一體，並造成單一意識。他的說法並見於另文 *War and Peace in the Global Village*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68).

註③ Krasner, Stephen, *Global Integration: The Apparent and the Real*, *Stanford Magazine*, September, 1990.

一九四五年，英國一位空軍士官克拉科（Arthur Clarke），在二次大戰結束後，由軍界退休而成爲一位科學小說的作者，當年十月他在英國的無線電世界（*Wireless World*）這本雜誌上發表了一篇文章：「火箭基地能否涵蓋全球廣播？」（*Can Rocket Stations Give Worldwide Radio Coverage?*）^④他的概念是，如果能在赤道上空的太空上發射三個無線電廣播的轉接站，每一個轉接站的訊號發射範圍可涵蓋地球的三分之一的面積，三個轉接站就可將全球訊息連成一體，全球人類不管所居住的地方相隔有多遙遠，卻都能做立即的傳訊工作了。

他的想法在當時只能引起人們的哈哈一笑，因爲當時最有威力的火箭也只能將炸彈由歐陸發射至英國而已，如何將無線電廣播的轉播站發射至外太空去，根本就是奢言。

然而十年之後電訊傳播技術有了突破，一九五七年蘇俄發射成功第一枚人造衛星史普特尼克號（SPUTNIK），一九六二年，也就是克拉科的預言十七年後，美國發射第一枚跨大西洋的商業衛星，甘迺迪總統簽署了「傳播衛星法案」（*Communication Satellite Act*）。^⑤一直到今天，全球除了少數偏遠、落後的地區，大多數的國家都已使用衛星傳訊。至一九九一年爲止，下列國家已擁有自己發射出去的衛星，美國、蘇俄、加拿大、中共、印尼、日本、印度、法國、澳洲、巴西、墨西哥、德國、法國、盧森堡、義大利、英國、瑞典、伊朗和東迦。^⑥

除了上述國家擁有自己發射出去的衛星之外，其餘的國家是經由國際性衛星組織以付費方式來租用或借用國際衛星使用，以達成全球電視、電話、電腦資料、電訊等交換的傳播功能。

經營與分配全球衛星的使用與傳播功能的國際性衛星組織，規模最大的是以美國爲首腦的「國際電信衛星組織」（*INTELSAT*），以及以蘇俄爲主的「國際史普特尼克衛星組織」（*INTERSPUTNIK*），以及若干地區性的衛星組織，如「亞太電視新聞交換」（*The Asia-Pacific TV News Exchange, ASIAVISION*）、「歐洲太空社」（*European Space Agency, ESA*）、「阿拉伯衛星組織」（*Arabsat*），以及特殊功能的「國際海事衛星組織」（*International Marine Satellite Organization, INMARSAT*）等。^⑦

必須先在此說明的是：上述的國際性衛星組織有些自己早已發射了很多衛星，由全球的會員國共同分擔資源與經費，共同使用衛星頻道，但有些新成立的地區性的衛

註④ Arthur C. Clarke, "Extraterrestrial Relays: Can Rocket Stations Give Worldwide Radio Coverage?" *Wireless World*, October 1945, reprint in J. R. Pierce, *The Beginnings of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 Press, 1969). 當時他對自己的著作也並無太大的經意，後來他十分後悔沒有申請專利權。

註⑤ Rees, David, *Satellite Communications, The First Quarter Century of Servic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1990), pp. 5~7.

註⑥ *Ibid.*, pp. 8~9.

註⑦ Kildow, J. T., *INTELSAT: Policy - Maker's Dilemma* (MA: Lexington Books, 1973), 另外在多本有關衛星傳播的書籍中，如Morgan, W. L., *Business Earth Stations for Telecommunications* (New York: Wiley, 1988), 及Rees的書中都有詳細的解說。

星組織自己尚未發射衛星，尚需向別的組織商借衛星頻道。原則上必須具備會員國的身分才可向所屬的衛星組織申請衛星頻道的使用，但近些年來這些規定已放寬很多，非會員國只要付費也可商議借用。

現將重要的國際衛星組織概況簡述如下：

1. INTELSAT

當一九五七年蘇俄發射成功史普特尼克號時，正是東西對峙、關係緊張之時，西方資本主義龍頭老大的美國，深切瞭解太空技術的發展與全球政治有密切的關連性，爲了要與蘇俄競爭威望與勢力，一九六二年美國也發射成功了商業衛星，並由美國的電訊業者和政府單位共同組成「通信衛星公司」(COMSAT)，當時並研擬由COMSAT聯合世界電訊組織的重要成員，如加拿大、日本、澳洲、西歐諸國的政府及重要商業公司，合組一個世界性的商業傳播衛星系統。^⑧

一九六四年，十一個國家正式組成「國際電信衛星組織」，全名是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Satellite Organization, 簡稱INTELSAT。一九六五年發射「天王星一號」(Intelsat I) 又稱「晨鳥號」(Early Bird)，它是第一枚繞地球運行的商業衛星。此時，美國已成功地超越了蘇俄衛星的發展，壓住了蘇俄的氣勢。

在一九七一年時，她共有會員國八十三國，到目前已有一百二十餘國。她本身擁有十三枚衛星，提供給全球一百六十餘國服務。

由於她的前身是COMSAT，其經營方式與設備的標準均比照COMSAT。INTELSAT的百分之六十一的股權屬於美國，西歐擁有百分之三十的股權，其它會員國擁有零星的股數，所以原則上，INTELSAT雖爲國際性的組織，但仍由美國所操控。^⑨

她的主要功能是電視現場立即轉播全球新聞與體育活動，其宗旨是希望儘量以低廉的價格來達成全球人類的和平相處與增進人類共同福祉。

2. INTERSPUTNIK

蘇俄與東歐諸國於一九六八年就商議籌組INTERSPUTNIK組織，到了一九七一年才向聯合國註冊，當時幾個開發中國家，如阿爾及利亞、緬甸、印度、莫三鼻克、尼加拉瓜、錫蘭也加入該組織。該組織雖然成立很早，在一九七四年以前仍然借用INTELSAT的系統，直到一九七五年才發射了同步衛星，然而卻有後來居先的趨勢，到了一九八五年已發射了四十一枚衛星，其中包括若干非同步衛星。^⑩其所做的服務大多是會員國中電話、電視、電訊的傳遞。該組織總部位於莫斯科，訊息傳遞範圍是越過大西洋與印度洋，地面轉接站分別設於河內、胡志明市、阿爾及爾、哈瓦那、平壤、南葉門、大馬士革、和盧安達等處。

註⑧ Oslin, George P., *The Story of Telecommunications* (George: Merce University Press, 1992), pp. 390~399.

註⑨ Smith, Milton L.,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 of Satellite Communication* (Lond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90), pp. 29~30.

註⑩ 同註⑤, p.56.

3. INMARSAT

該組織是專門為海洋上的船隻傳遞訊息服務的衛星組織。一九六六年若干海洋國家認為有必要為海洋上的船隻設立衛星通訊服務，一直到了一九七六年INMARSAT才正式成立，然而該組織一直到目前尚未擁有自己發射的衛星，其傳播的頻道是向INTELSAT以及歐洲的ESA租用。其總部設於倫敦，主要任務是幫助海上航行船隻，或海洋上空航空之通訊，及時救援海洋遇難船隻，以及平時船隻上之電話、傳真服務。美軍電台在一九八八年也開始使用此衛星頻道為其在太平洋的艦隊轉送廣播節目，一九八九年更增加了對大西洋艦隊的節目播放。^①

4. 其它地區性的衛星組織

目前全球地區性使用人造衛星作電視新聞與節目交換十分盛行，因而建立了許多區域性的人造衛星組織，例如「亞太電視新聞交換」(ASIAVISION)，其總部在吉隆坡，創立於一九八四年，當時由亞洲國家的印尼、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錫蘭、馬來西亞等國所創立，當時是利用INTELSAT人造衛星越過印度洋與太平洋來交換電視新聞，目前ASIAVISION的第二個傳播網加入了中共、南韓、日本、香港、澳洲與紐西蘭。^②

此外，在歐洲的「歐洲太空社」(ESA)，阿拉伯聯盟國家的「阿拉伯衛星組織」(Arabsat)都是相同性質的地區衛星組織。

5. 兩大國際衛星組織的運作對區域及國際政治之含意

INTELSAT於一九六四年創立時即標榜全球服務，其公約條款中也要求簽署國家不再建立其它的國際衛星組織，以避免競爭性的經濟損害。然而蘇俄等共產國家強烈的認為美國主導的INTELSAT是一種散播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商業壟斷，其目的無非是要維護在天空中的霸權和豐厚的商業利益而已。^③

一九八二年，INTELSAT的總執行長寇靈諾(Kent Colino)曾辯護說：「INTELSAT僅是一個跨政府組織而已，由各會員國共同合作，利益共享。」^④此時，除共產國家的批評聲浪之外，甚至連太平洋與印度洋地區的開發中國家都要求INTELSAT在太平洋與印度洋地區設立分公司，自行處理業務，然而並不為美國所接受，美國曾表示，如果INTELSAT在結構上和運作上有任何改變都會對開發中國家造成損失，美國說各國的利益不僅來自地理上的平均分配，也來自全球的合作上。之後，INTELSAT在其條款之中增加了一種「全球平均價格」(globally averaged pricing)政策，所謂全球平均價格是說，某些國家或某些地區使用衛星的頻率較高，而另一些國家與地區則十分低，在利益成本之下，高使用度的國家使用者所付出的費用平

註① Fortner, Robert 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lifornia: Wadsworth, 1993), p.262.

註② *Ibid.*, pp. 183~190.

註③ Young, Andrew J., *Law and Policy in the Space Station's Era*(London: Martinus Nijhoff, 1990), pp. 29~30.

註④ Koyimya, Megumi, "INTELSAT and the Debate about Satellite Competition", fro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s*, edited by Kennetg Dyson and Peter Humphreys (London: Routledge, 1990), p.62.

均可能低些，而使用度低的國家或地區因使用度不高但也仍得租用衛星頻道，而造成使用價格可能較高，但為了使全球一體，因而衛星組織要求高密度使用國家與低密度使用國家的價錢一樣，以幫助與鼓勵貧窮國家加入國際人造衛星的組織系統。^⑮

由國際政治上來看，INTELSAT與蘇俄為主的INTERSPUTNIK雖然都能提供給開發中國家經濟與社會發展上重要的工具，使他們在世界事務上也能參與，然而蘇俄與美國對其霸權之壟斷仍然是事實。一九八五年二月份的華府「新國際衛星系統白皮書」曾有如此的記載：「INTELSAT成功地遏阻了蘇俄的INTERSPUTNIK的發展與影響力，目前該組織除其創始會員國外，在全球的新會員國，才增加了五個而已，可見INTELSAT對推動美國的外交政策影響甚鉅。」^⑯由這段文字的敘述，可清楚瞭解美國透過INTELSAT為國家工具，而傳達其信念、價值、觀念等。

INTERSPUTNIK的情形也似乎相似，目前共有十四個共黨及社會主義的國家為其主要會員國，其主要目的雖是提供新聞、娛樂等電視節目的交換，但由其為伊拉克、利比亞、尼加拉瓜、敘利亞等這些非會員國服務，就可明白無非也是在國際政治局勢中牽制美國。

三、衛星傳播的功能

衛星傳播在現代國際關係上所擔任的重責大任，可分下列幾部分來敘述：

1. 國際新聞的立即轉播

國際上所發生的新聞經由衛星的電視傳送，特別是直播衛星（DBS）的傳送，可以說是國際上最快捷的讓全球人類知曉的方式。而其對國家及對國際上而言，都產生了重大的意義，對國家內部而言，打破了國家對其國民訊息的獨占與封鎖。對國際而言，它將國際性的爭端化暗為明，赤裸裸的呈現在全人類的眼前，促成了禍福與共，人類一體的認知。最近幾次國際上的大事，例如波斯灣戰爭、中共的天安門事件、七國高峰會議等，都是由衛星做快速傳播，讓全球人類知曉的。全球也逐漸形成一種「國際媒介迴響」（international media echo），一國的媒介內容變成另一國媒介新聞，因而衛星傳播變成國際意見與訊息交換的最佳來源。^⑰

2. 電訊服務

衛星傳播除作電視節目之轉播外，也可提供下列電訊服務：電話通絡、電腦連線作業、電子郵件系統、文字傳真、傳真報紙印刷、電子會議。^⑱

註⑮ Snow, M. S., *Tracing New Orbits: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Global Satellite Development*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6).

註⑯ 同註⑮, p.219.

註⑰ 同註⑮, pp.183~190.

註⑱ Powell, John T.,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by Satellite* (Connecticut: Quorum Books, 1985), 此外在下列書中亦可找到此資料: Ploman, Edward W., *Space, Earth and Communication* (Connecticut: Quorum Books, 1985) and Hudson, Heather E., *Communication Satellite - Their Development and Impact* (London: The Free Press, 1990).

此外，近些年來，電腦資料庫的使用也可經電訊網路的連接，由人造衛星傳遞後，更可傳佈到全球，國際銀行的轉帳、航空公司訂位作業、商務查詢、出國旅遊的安排……都將十分方便。此外像國際間農業、醫學、能源等研究的資料交換，國際犯罪集團的搜查也都促進了國與國間的合作與便利。^①

3. 教育、人權與救災的功能

二十世紀的人口成長率很高，伴隨著知識的日新月異，教育成爲一個國家創新的重要因素。許多的教育學家也承認傳統的學習方式已不符時代所需，人類必須隨時吸收訊息所傳遞出來的現代新知識，而衛星傳播所帶給人類教育上的意義有兩種：(1)它是一種預占先機的學習，隨時面對一種新的、無前例的情況下，去建立新的改變。(2)它是一種參與式的學習，它可將全球共同的標準和訊息、知識呈現在人類眼前，使全球人類在訊息共享的過程中，造成相似的價值觀念。

此外，如果全球任何地區發生災難，衛星傳播不但可事先預警，且在事後發起全球性救災活動，促進全球人類互助、仁愛的精神。此外，衛星傳播上之教育、健康、醫藥節目都促進人類重視人權的精神和意義。^②

四、衛星傳播的負功能

儘管衛星傳播對全球人類的相互瞭解、合作與知識的增進上具有很多功能，但不可否認的它也帶來許多負面功能，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下面幾項：

1. 科技與訊息流通上的差異仍很明顯：

雖然衛星傳播在全球幾乎每個角落都在使用，然而現代傳播的科技與使用率在已開發國家與落後國家之間仍有顯著的差異。例如以電話使用爲例，全球目前已有電話超過六億具，但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的估計，全球尚有三分之二的人口沒有電話使用，紐約市所擁有的電話數超過整個非洲大陸。^③

已開發國家在科技上不斷創新，在市場上不斷推出新產品，而開發中國家還沒有能力發展本土化的電訊器材，所以他們必須向外國購買，仍然造成經濟上的剝削。

2. 娛樂的效果造成全球美式通俗文化的盛行

除了共產國家之外，美式的音樂、電影、電視節目經由衛星傳播可能成爲全球人類最受歡迎的節目，在毫無設防的心態下，媒介內容輕易地打動觀眾的感情與思維，影響難以估計。^④

3. 衛星傳播造成國際政治活動的複雜性

國際政治活動如宣傳、外交、擴張、顛覆等是經常在國際間發生和進行的，但由於衛星傳播科技的進步，在國際法規尚未能給予明確的規範之前，由衛星所造成的政

註① Hudson, p.225.

註② 同註①。

註③ Hudson, pp. 171~173.

註④ 彭芸，國際傳播與科技，三民書局，台北，民國七十八年。

治活動會引起更多的爭議，造成更大的複雜性。

在蘇俄車諾比核能電廠發生意外時，蘇俄政府尚未正式對外界承認，美國的電視已由LANDSAT衛星接收到訊息而搶先一步播出，造成蘇俄的困擾與勃然大怒。^②一九八七年時，美國的ABC也播出一張由法國SPOT遙感衛星收集到的一張照片，證明蘇俄有破壞美蘇兩國所簽訂的反核子飛彈條款的行動，而造成美蘇兩國的對立與緊張。ABC也使用LANDSAT照片證明伊朗在中東戰爭時，使用中共製造的「蠶絲號」飛彈。^③

上述案例在國際政治上造成下列的複雜性：(1)商業衛星可讓新聞界窺探到他國機密，而這原本只是國家對國家間的事。(2)當一國發生天災人禍時，如果他國由衛星中得知訊息，向全球發佈，對該國會造成甚麼損傷？這種行動應否被允許？(3)該國有甚麼方法抗拒他國的窺探？這些問題都將是未來國際關係上的新議題。

五、衛星傳播所引起的國際性爭議

衛星傳播在國際關係上，它既是一種科技，一種經濟利益，也是一種意識形態的工具，如果說衛星傳播提昇了全球的國際關係，但它帶來的爭議也不小，我們也不得不注意，目前在衛星傳播上最大的爭議有下列幾點：

1. 訊息主權 (Information Sovereignty) 的爭議

所謂主權，傳統上來說，是指其國家有權保護其疆土不被軍事侵略，保護其自然財富與資源，選擇其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系統不被他國干擾。而所謂訊息上的主權是指：一國在傳播與訊息上有全然的主權。

學者諾典斯頓和許勒 (Nordenstreng and Schiller) 曾認為傳播主權與國家主權是息息相關的。訊息是一種威力，訊息不但具有經濟價值，而某些訊息與資料會帶給國家某些政治、技術上的利益，如果這種資料在跨國訊息交流時散失，也就等於把國家主權都散失了。衛星傳播技術對現代國家主權的問題產生了許多新的問題，訊息的製造、散佈和接收技術已很輕易的跨越國界，這種情形是否已侵犯了國家主權，即使是法律也很難規範。^④

世界各國不管是已開發或開發中國家，都對其本國的資訊主權十分關心，因為他們知道在戰爭或有災難的緊急時候，如果失去了訊息的主權將對他們國家造成巨大的損失。例如在一九八〇年代美國曾以電腦連線凍結了伊朗、菲律賓、阿根廷、巴拿馬的銀行資產。一九七九年伊朗的人質危機時，卡特政府曾一度打算干擾伊朗的INTELSAT衛星訊息傳訊用途。一九八二年時，為抵制蘇俄侵入阿富汗，雷根政府

註^② Frederick, Howard H., *Global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lifornia: Wadsworth, 1993), pp. 125~136.

註^③ *Ibid.*

註^④ Nordenstreng, K., and Schiller, H. I., *National Sovereignty and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NJ: Ablex, 1979).

曾設法要美國公司海外分公司不與蘇俄有所往來。²⁶

在資訊主權上，還有一種情形使各國十分重視的是外國節目流入所造成的文化主權問題。在衛星傳播的使用上，外國的電視節目很容易就可以進入本國，有些學者指出，這是繼二次大戰之後殖民地時代結束，另一種「社會文化的殖民」(Social-cultural Colonization)，列強經由衛星傳播，不僅將貨品行銷該國境內，也將觀念、哲學、價值和行為模式引入，²⁷造成本土文化的流失。

近些年來，開發中國家雖也採取了許多方式來保護其訊息主權，其目的一方面是保護其政治、經濟主權，另一方面是阻止外來節目過多，以保護其本國文化。然而衛星傳播所帶來的對訊息主權的影響仍是全球國家爭論不休、無法解決的問題。

2. 無線電磁波光譜 (Radiomagnetic Spectrum)、地球赤道上空的衛星軌道 (Geostationary Orbit) 與溢波 (Spillover) 的爭議

國際法律曾保證全球各國與其人民擁有對其自然資源與財富的主權。到了電子時代的今天，自然資源的定義需要重新界定。在自然資源上，世界上的「無線電磁波光譜」(Radiomagnetic Spectrum) 就是一種比石油還昂貴的資源，而這種資源不像石油一樣取用太多，總有一天會枯竭，而它卻不會消失與耗盡，但它的功能絕不下於石油，因為所有的無線電廣播均靠光譜之進行。²⁸由於衛星的信號是涵蓋地面三分之一的範圍，因而其訊號均有溢波 (Spillover) 現象，其信號也絕不可能只到達所設定的接收地區，即使是地面的無線電廣播與電視的傳播也可能會溢波至鄰近國家的邊界上去。因而這也就牽涉到侵犯他國無線電磁波的問題。

有些學者認為，一個國家應有權抗拒他們不要的信號，然而衛星訊號之傳遞是不需經過一國之同意，就已可越過該國國界，直接傳入，一直到目前為止，這仍是國際上一個尚無法解決的問題。²⁹

此外，另一個問題是關於衛星的「停星場」(satellite parking slot) 位置的分配的爭議，由於近些年來各國發射的衛星逐漸增多，各國都希望能爭取在赤道上空的較佳位置，於是就引發了地球上空的主權問題。³⁰

國際的天空法 (Airspace Law) 中曾允許各國擁有其領土之上的天空之主權及使用，然而對於「外太空」(Outer Space) 的主權，卻是由各國共同探險和使用，尤其是對於外太空上的月亮、星體任何國家均不可聲稱自己擁有單一的主權。現在有一個問題，到底天空自那兒結束，而外太空又自那兒開始計算，過去國際上對天空與外太空的分界點是「范卡曼分界線」(Van Karman Line)，在此線之下為各國所

註²⁶ 同註²³，pp. 125~136.

註²⁷ Solomon, L. D., *Multinational Corporating and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 (NY: Kennikat Press, 1978).

註²⁸ 同註²³，pp. 121~124.

註²⁹ *Ibid.*

註³⁰ 汪琪，鍾蔚文，*第二代媒介*，東華書局，台北，民國七十七年，頁一〇八~一一八。

擁有主權的天空，在此線之上是共有之外太空。^①

以「范卡曼分界線」來劃分天空與外太空也曾引起過爭議，一九七六年，十個赤道國家，巴西、哥倫比亞、剛果、厄瓜多爾、迦彭、印尼、肯亞、索馬利亞、烏干達和薩伊，曾發表「保古塔宣言」(Bogota' Declaration)他們認為地球赤道附近的軌道(Geostationary Orbit, GSO)是赤道國家的天然資源，應屬於他們的主權之內。^②

這十個赤道國家的提議並不被國際接受，反對最厲害的是美、蘇兩國，以後幾年對於地球赤道的軌道主權有四種提議：(1)美國主張GSO的分配是誰先到，誰先用。(2)蘇俄主張仍以范卡曼線為原則，但願意對外太空與領空的分界線劃得更清楚一些，在領土之上的領空為主權範圍之內，而范卡曼線之上為公用。(3)第三世界的國家所主張的，他們要求對軌道位置與頻率之分配做全球性的分配，且應建立一個國際聯盟來保證全球公平的使用權利。(4)由赤道國家所主張的，仍認為他們對GSO有優先使用權。^③

上述的爭議至目前為止仍無解決的辦法。

3. 遙感衛星 (Remote-Sensing Satellite) 偵測所引起的爭議

所謂遙感衛星是指可對地面的物質或目的物作偵察、測量、分析的高靈敏度的衛星。這種衛星也包括先進國家所發射出來用以偵測他國軍事、資源的間諜衛星。不可否認的，如經衛星由空中搜集資料，一定能對被搜集的國家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產生影響。例如，對石油蘊藏量的測量，對所種植的穀物的收穫量，對礦產的蘊藏量，都可協助政府和開發公司做更好的評估和投資、開發的依據，這些天然資源只要在某國國土上，當然該國擁有主權，然而不幸的是，有些較落後的國家並不知道本國內有如此多的蘊藏，當其它國家的人造衛星偵探到後，並不會告知當地國家，他們很可能委託跨國公司，由跨國公司出面，以低廉的價格買下，然後進行開發，最後造成當地國巨大的損失。^④

開發中國家一向都反對未經同意使用遙感衛星或其他先進的偵測技術來對某國之資源進行偵測行動。然而遙感衛星的使用一直未曾減少。一九八六年此事終於提到檯面上了，當年的十二月三日，以巴西為首的開發中國家要求聯合國大會召開一場「遙感衛星由天空至地面相關原則」(Principles Relating to Remote Sensing of the Earth from Outer Space)的大辯論。^⑤由於開發中國家立場堅定，當時也曾做了一些協議，其中包括要求偵測的國家應向被偵測的國家報告偵測結果，這種偵測結果未經被偵測國家同意之前不可發佈出去，也不可自行使用。然而這種協議被先進國家所

註① 同註②， pp. 120~126.

註② *Ibid.*

註③ *Ibid.*

註④ 遙感衛星在其裝置上附有新式的電腦訊息處理和傳播技術，此外它與一般衛星不同的是它的地面的裝備與接收系統異於一般商業衛星，其接收的訊號較精密。遙感衛星的發射技術也不同於一般衛星，美蘇等國對這種衛星的發射都視為高度機密。請參閱Ploman's chapter 4。

註⑤ Knox, Charles E., *Remote-Sensing Principles Prescribes Cooperation within Framework of Economic Cooperation*, 1986.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執行的程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六、衛星傳播對當代國際關係的影響

衛星傳播造成國際政治上的新議題，衛星傳播對於政治、經濟、社會上的影響不亞於軍事，且其涉及各國間資訊主權的糾紛、美蘇霸權的爭奪、開發中國家科技創新的壓力，以及人類共同命運的整合與危機等，因而在研究當代國際關係時就不得不注意這種因全球傳播而造成的關係了。衛星傳播對當代國際關係的影響，很明顯的可分成下列幾種趨勢：

1. 訊息的自由流通將成爲全球人類關係的新趨勢

由於直播衛星和快速的電訊傳播，世界各國由過去的陸地上的主權的管轄容易，到今日空中電波流入管制的困難，因而空中的電訊將對國家的安全與法令是一種新的威脅，且對國家的公共政策與社會價值、信念、道德觀念是一種新的挑戰。國際間對資訊自由流通的問題曾舉行過多次討論會議，但對資訊流通的原則、如何阻遏已開發國家與開發中國家資訊流通上的不平衡都曾提出討論，但難獲具體結果。

2. 多國企業與跨國機構將在國際關係上扮演重要角色

電訊傳播的意識形態雖由國家主導，但必須經由電視節目、電影、音樂、音響等娛樂節目的傳播才能產生較大的效果，因而在未來的國際關係上大部分是由民間業者進行，多國企業與跨國機構將擔任跨國的外交、國家的主權、經濟與社會利益的協調工作。學者貝格狄肯 (Bagdikian) 曾指出：「世界上一些重要的跨國性的報紙、電視、電影媒體公司將成爲地球村的村主，將全球人類之文化、商業、想法建立共同的標準。」^⑥

3. 國際合作將是必然趨勢

二十世紀人類生態環境上產生許多新的危機，如海洋污染、雨林的砍伐、臭氧層的破壞、新疾病的蔓延、人口失調等，這些問題的發生都是全人類共同造成，且經快速、便捷的傳播網路散播開來，其所帶來的災禍，全球人類無一能倖免，因而在災難的處理、福祉的宣揚上，也必須國際合作才能達成。

4. 外太空將成爲軍事上的新戰場

現代各國的軍事力量除士氣、武器裝備之外，就得注意空中的防禦能力，以及外太空的偵測的情報收集了，有關「太空軍事化」、「太空武器化」的理論和學說早已提出。^⑦美蘇兩國早已注意發展太空軍事站的設立，美國已退休陸軍准將義吉 (Charles E. Yeager) 在其自傳中曾說：「空軍並不是想對月球發生甚麼興趣，而是我們早已於一九四七年時就計劃由我們的太空人來主持一個太空軌道上的軍事基地，我們知道蘇俄早已有相同的計畫，我們就是要對付他們的。」事實上，今日的遙感偵

註^⑥ Bagdikian, Ben, "The Lords of the Global Village", *The Nation*, June 12, 1989, p.805, quoted from H. H. Frederick, 同註^⑤, p.8.

註^⑦ 同註^⑤, pp. 215~220.

測衛星早已具備了這種功能。^⑧

七、結 論

在人類國際關係歷史上，我們人類曾面臨三次的大轉變，這三次大轉變對人類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都帶來極大的影響力。第一次是農業的發明，第二次是邁入工業時期，第三次則是目前的資訊時代。第一次的農業時代的國際關係的建立憑靠的是武力，第二次工業時代國際關係的建立所憑靠的是資本原料與機械的學習、爭奪與交換，而今日資訊時代的突破所憑靠的資本則是人類的智慧與知識的溝通與合作。

衛星傳播在國際關係的建立上，正扮演著最重要的角色，它無遠弗屆的力量能將全球人類之文化、商業、思想建立共同的標準。它能促進國際合作，提昇和平、繁榮和全人類的福祉。它也擔任了跨國的外交、國家主權、國際爭議的協調工作。

但是，衛星傳播無論在法律上和實際的使用上仍然有許多特殊的爭議與問題。如何建立衛星使用上的世界性的秩序，使全球的國家在公平、合理的原則下，建立一個更美好、和平的國際關係，實在是我們人類共同的責任。

*

*

*

註^⑧ *Ibid.*, p. 203.